

## 第九回 嘯虎道給引贈金

詞曰：

情淒切，斜陽古道添悲咽。添悲咽，魂消帆影，夢旁車轍。秦關漢塞雲千疊，奔馳不慣香肌怯。香肌怯，幾番風雨，幾番星月。

——右調《憶秦娥》

話說葛明霞、衛碧秋隨著衛嫗行到嘯虎道上，忽遇游兵巡哨前來。你道那游兵是何處來的，原來是睢陽右驍騎將軍雷萬春與南霽雲協助張巡、許遠鎮守睢陽。那賊將尹子奇、史思明領著兵馬前來攻打，已到半個月了。只因葛明霞等三人弓鞋足小，又且不識路徑，故此到得這裡時，賊兵與官軍已經交戰數次，擋不過南、雷二將驍勇絕倫。尹、史二賊之將，不敢近城，在百里外安了營。城內張、許二公因糧草不敷，一面遣南霽雲往鄰邦借糧，一面遣雷萬春擋住要路。這嘯虎道乃是睢陽門戶，因此雷將軍將兵馬屯於此處，晝夜撥游騎，四處巡哨探聽軍機，搜拿奸細。

是日遊騎，見明霞等三人伏在草中，便喝問道：「你那三個婦人，是從哪裡來的？」衛嫗慌了，忙答應道：「可憐我們是范陽來的逃難人。」那游騎道：「范陽來的，是反賊那邊的人了？俺爺正要拿哩。」便跳下馬來，將一條索子把三人一條兒縛了。不上馬，牽著索兒便走。嚇得明霞、碧秋號啕大哭。

衛嫗也驚得呆了，只得由他牽著到一個營門口。只見三、四個軍士拿著柳鈴在營門上。見游騎牽著三個婦人來，便道：「你這人，想是活得不耐煩了麼！老爺將令，淫人婦人者斬，擄人婦女者剝皮。你如何牽著三個來，你身上的皮還想留麼？」游騎道：「哥們不曉得，那三個是奸細，故此帶來見爺。煩哥哥通報。」軍士道：「既是奸細，待我與你通報。」說罷，走到轅門邊，稟了把轅門守備。守備道：「吩咐小心帶著，待我報入軍中去。」說著進內去了。

衛嫗偷眼看那營寨，十分齊整，四面佈滿鹿角鐵蒺藜，裡邊帳房密密，戈戟叢叢，旌旗不亂，人馬無聲。遙望中軍，一面大黃旗隨風飄揚。上繡著：「保民討賊」四個大金字。轅門上肅靜威嚴，凜然可畏。不多時，只聽得裡邊嗚嗚的吹起一聲海螺。四下裡，齊聲吶喊，放起三個轟天大炮，鼓角齊鳴，轅門大開。雷萬春升帳，傳出令來。吩咐哨官出去，將游騎所拿奸細查點明白，綁解帳前發落。哨官領命到轅門上問道：「游騎拿的奸細在那裡？」游騎稟道：「就是這三個婦人。」哨官道：「你在何處拿的？」游騎道：「她假伏在路旁草叢中，被小的看見擒獲的。」哨官道：「原獲只有這三名，不曾放走過別人麼？」游騎道：「只這三個，並無別人。」「既然如此，快些綁了，隨我解進去。」軍士答應，一齊向前動手。哨官又喝道：「將軍向來有令，婦女不須洗剝，就是和衣綁縛了罷。」

軍士遵令，把明霞等三個一齊綁了，推進轅門。只見兩邊是馬軍，銅盔鐵甲，彎弓搭箭，一字兒排開；第二層，通是團牌校刀手；第三層，通是狼牙長槍手；第四層，通是烏銃鋼叉手。人人勇猛，個個威風。及至第五層，方是中軍帳前，旁邊立著的十對紅衣雉尾的刀斧手。又有許多穿字背心的軍卒，盡執著標槍畫戟，號帶牙旗。帳下，齊齊正正的旗牌、巡綽將佐分班伺候，游騎帶三人跪下，哨官上前稟道：「游騎拿的奸細到了。」

萬春見是三個女人，並無男子，便喚游騎問道：「這一行通是婦女，你如何知道她是奸細？」游騎道：「據他說是范陽來的，故此小的拿住。」萬春道：「與我喚上來問她。」哨官將三人推上前跪下，萬春問道：「你這三個婦女，既是范陽人，到此有何勾當？」衛嫗道：「小婦人是個寡婦。夫家姓衛，因此，人都喚做衛嫗。這一個是我女兒，名喚碧秋。那一個叫葛明霞。因安祿山反叛，逃難到此，望將軍超豁。」

萬春聽到葛明霞三字，心裡想道：「葛明霞三字好生熟的，在哪裡聽見，怎麼一時想不起。」又思想了一會，忽然想著，暗道：「是了，只不知可是他。」便問明霞道：「你是何等人家？為何子身同她母子逃難。」明霞兩淚交流，說道：「奈葛明霞非是下賤之人。我乃長安人氏。父親葛太古，原任御史大夫，因觸忤權臣，謫貶范陽僉判，近遭安祿山之亂，罵賊不屈，被賊監禁。奴家又被安慶緒凌逼，幾次欲自盡，多蒙衛嫗母子救出同逃，不想又遭擒擄。」說罷大哭。

萬春大驚道：「原來正是葛小姐，我且問你尊夫可是狀元鍾景期麼？」葛明霞聽見，卻又呆了，便問道：「將軍如何曉得？」萬春道：「我與鍾郎忝在親戚，以此知道。」明霞道：「奴家雖與鍾郎有婚姻之約，尚未成禮。」只這一句，一發合著了。萬春忙起身出位，喝叫解去綁繩，連衛嫗、碧秋也放了，俱請她三人起來。萬春向明霞施禮道：「不知是鍾狀元的大夫人，小將多多得罪了！」

明霞回了一禮，又問道：「不知將軍與鍾郎是何親誼？」萬春道：「小將雷萬春，前年因鍾狀元貶謫赴蜀，偶宿永定寺。寺僧謀害狀元，狀元知覺，連夜從菜園中逃出。走至劍峰山，遇著猛虎，幾乎喪命。彼時，小將偶至此山，看見猛虎，將猛虎打死，救了狀元，留至家中，小將見他慷慨英奇，要將舍姪女配他為妻，他因不肯背小姐之盟，再三推卻。小將只得將舍姪女與他暫抱衾裯，留著中閨，以待小姐。不期今日在此相遇，不知小姐如今將欲何往。」明霞道：「各處城池俱已附賊，聞得睢陽守將嚴緊，故特來投托。」萬春道：「小姐來遲了。五日前，城中尚容人出入。如今主帥有令，一應男婦不許入城出城，違者立斬梟首。軍令森嚴，何人敢犯。」明霞道：「如此，怎生是好？」萬春道：「小姐休慌，好歹待小將與你計較便了。請小姐與衛嫗母女在旁帳少坐，有一杯水酒與小姐壓驚，只是軍中草草，又無人相陪，休嫌怠慢。」就吩咐隨身童子領著明霞三人到旁帳去了。又叫安排酒飯，務要小心看待，左右應著自去打點。

萬春獨坐帳中，想道：「明霞小姐三人到此睢陽城，又進不得城，不便留在軍中。想明霞乃是長安人氏，不如教她竟回長安去罷。只是路上難走，須給他一張路引。」又想著這路引要寫得周到，不用識字辨稿。叫左右取筆硯紙張過來。自己就寫道：

協守睢陽右營驍騎將軍雷萬春，為公務事，照得范陽僉判葛太古不從叛寇，被禁賊巢。所有嫡女明霞潛身避難，經過本官已經訊問明白，查係西京人氏，聽其自歸原籍。誠恐沿途阻隔，合給路引護照，為此給引本氏前去，凡經關津渡口，一應軍兵盤詰驗引，即便放行，不得留難阻滯。倘有賊兵竊發處所，該營訊官立撥健卒四名防送出界，毋致疏虞。如遇節鎮、刺史駐紮地方，即將路引呈驗掛號，俱毋違錯。須至路引者。計開：女子一名葛明霞，係僉判葛太古女，文狀元鍾景期原聘室。伴行女伴一名衛嫗、衛碧秋右路引給葛明霞等準此。

萬春寫完了，將硃筆彩斂了，又開出印來用了。將一張油紙包襯停當，自己取出白銀三十兩封好。不多時，明霞等三人用完酒飯，到帳中稱謝。萬春道：「小姐，令尊既陷賊巢，萬無再回范陽之理。鍾郎又遠謫巴蜀，雖然安定，一時難是相見的，小將本當相留小姐躲難，奈小將與賊兵相持，多有不便。我想小姐原籍長安。故原想必無恙，如今之計，不如竟回長安去罷。」明霞道：「只恐路上難行，如何是好？」萬春道：「我寫得有路引一張在此，若遇軍兵攔阻，拿來與他驗看，可保無虞。又有白銀三十兩，為小姐途中盤費。本該留住幾日，怎奈軍中不便，望小姐容宥。」

說罷，將路引、銀子交與衛嫗收好。明霞道：「感將軍仗義周全，恩同覆載，落難之人，得蒙提拔，將來結草銜環，以報此德。奴家暫為拜謝。」說罷，拜將下去。萬春慌忙跪下，也回拜了。衛嫗、碧秋也來拜謝。萬春欠身回揖道：「承你母女，出萬死一生之計，脫葛小姐於虎口，難得！難得！自今一路去，還仗小心照顧。」明霞等三人，千恩萬謝，作別而行。萬春又撥軍四名，護送出界。軍士領命，將三人送至睢陽界口，指引了路徑。明霞等竟望西而去。

軍士回營，方才繳命，卻見外面轅門上守備進營稟道：「有雍丘守將令狐潮來見，將已到轅門了！」萬春道：「他乃鄰邦的守將，此來必有緣故，快請相見。」守備答應出去。萬春立在帳前等候。只見令狐潮步行入營。萬春欠身相迎，入帳施禮坐定。令狐潮道：「將軍保障江淮英名，如雷灌耳，何恨無御李之緣，今始遂識荊之願。有言相告，望祈鑒納。」萬春道：「某以襪線短才，當此南北要衝，賊勢猖獗，不知將軍有何良策？」令狐潮道：「以將軍之才，建立功名，易如反掌。只是如今朝廷，溺於衽席之私，惑於奸讒之口，荒淫失道，殘戮彰聞，我和你衝鋒冒矢，血汗淋漓，空於朝廷出力，天子哪裡知道。況此睢陽四面受敵，毫無險阻，倘被重圍，那時外無援兵，內無糧草，如何是好？」萬春道：「如此說，終不然束手待斃不成？」令狐潮說：「豈有束手之理。我想雖然智能，不如乘勢，方今大燕皇帝，雄才大度，足與有為。」

萬春勃然變色道：「住了，哪個大燕皇帝？」令狐潮道：「就是安郡王新上的尊號。」萬春大怒道：「就是那安祿山賊子麼？我知道你的來意了，你總是要用三寸不爛之舌，來說我麼？我雷萬春一點赤心，天日可表，隨你陸賈重生，張儀再世，也難說得鐵石人心轉，不必多言。」令狐潮道：「我此來是好意。我在唐朝不過是個雍丘守將，自棄暗投明之後，即蒙大燕加為折衝大元帥，領兵協助尹子奇、史思明合攻睢陽。我因與將軍向有鄰邦之誼，因此不便加兵，特來好言勸諭。倘將軍迷而不悟，只恐玉石俱焚，那時悔之晚矣。」萬春大喝道：「令狐潮，你既降賊，便為敵人，誰與你稱賓道主？我眼睛便認得令狐潮，腰間這劍卻不認得。本待就擒你這反賊，斬首示眾。只是襲人未備，不是大丈夫所為，你快快回去，準備廝戰。若再如此支吾，決難容恕了。」這一番話說得那令狐潮滿面羞慚，唯唯而退，出營上馬，回至賊營。

賊將尹子奇、史思明接著問道：「雷萬春光景如何？」令狐潮就把那雷萬春的話從頭至尾一一說了。尹子奇道：「若如此，須是整兵決戰了。」史思明道：「那雷萬春驍勇異常，難以力敵，明日交戰，須要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方得萬全。」尹子奇、令狐潮道：「好計！好計！」三人商量定了，打下戰書，到雷萬春營裡來。萬春批下來日決戰，也在軍中打點迎敵。

次日，官軍與賊兵齊出，兩陣對圍，門旗影裡，雷萬春出馬，頭戴三七鳳翅盔，身掛連環鎖子甲，腰繫獅蠻寶帶，足穿鷹嘴戰靴，坐下追風駿馬，手提丈八蛇矛，厲聲大叫道：「反賊快來交戰！」那賊陣上，令狐潮出馬，頭帶絳紅巾，身披黑鐵甲，手執長槍，腰懸利劍，睜圓怪眼，大叫道：「雷萬春，不聽好人說話，今日與你決個雌雄。」雷萬春大怒，更不打話，挺矛直取令狐潮。令狐潮也舉槍來迎。兩般兵器盤旋，八隻馬蹄來往，好一場廝殺。但見：

塵卷沙飛，雲低天慘，一個是全忠效勇的唐室勳臣，一個是附勢趨炎的賊營降將。一個點鋼矛，無些破綻；一個梨花槍，沒處遮攔。鳴金擂鼓，數聲號炮震天關；吶喊搖旗，半指金戈留日影。勝負分時，轉眼見血流滿地；死生決處，回頭望屍積如山。

二人戰有三十餘合，令狐潮抵不過雷萬春，撥馬敗回本陣。萬春將鞭稍一指，官軍奮勇殺來，賊兵大敗而走。萬春緊緊追趕，約有數裡，見兩旁盡大林，陰翳深密。萬春勒住馬道：「且休追趕，此處恐有伏兵。」話說未了，早見連珠炮響，四下裡喊聲大震，伏兵盡起。當先一騎馬殺出叫道：「雷萬春快快下馬受縛，我尹子奇等候多時了。」萬春大怒道：「你們這些無恥反賊，將詭計來迷我麼？」縱馬來取尹子奇。尹子奇舞刀接戰，不上二十餘回合，令狐潮又回轉兵來助戰。萬春力敵二將，全無俱色。爭奈寡不敵眾，賊兵不知有多少，重重圍住，萬春正在危急，只見外面一支軍馬殺來。當頭一將勇猛如虎，手提宣花斧，東衝西撞，如剖瓜切菜一般，砍得那些賊兵七零八落。尹子奇、令狐潮大驚，不知那位將軍是誰？且聽下回分解。